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生活体验研究

——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

[加] 马克斯·范梅南 著
宋广文 等译 李树英 校

文库主编 钟启泉 张 华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加] 马克斯·范梅南 著 宋广文 等译 李树英 校
文库主编 钟启泉 张 华

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体验研究: 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 (加) 范梅南著; 宋广文等译; 李树英校.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1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钟启泉, 张华主编)

书名原文: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Human Science for an Action Sensitive Pedagogy

ISBN 7-5041-2415-X

I. 生... II. ①范... ②宋... ③李... III. 现象学: 教育学-研究 IV. 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4051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1-4044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46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2003339

传 真 62013803

网 址 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163 千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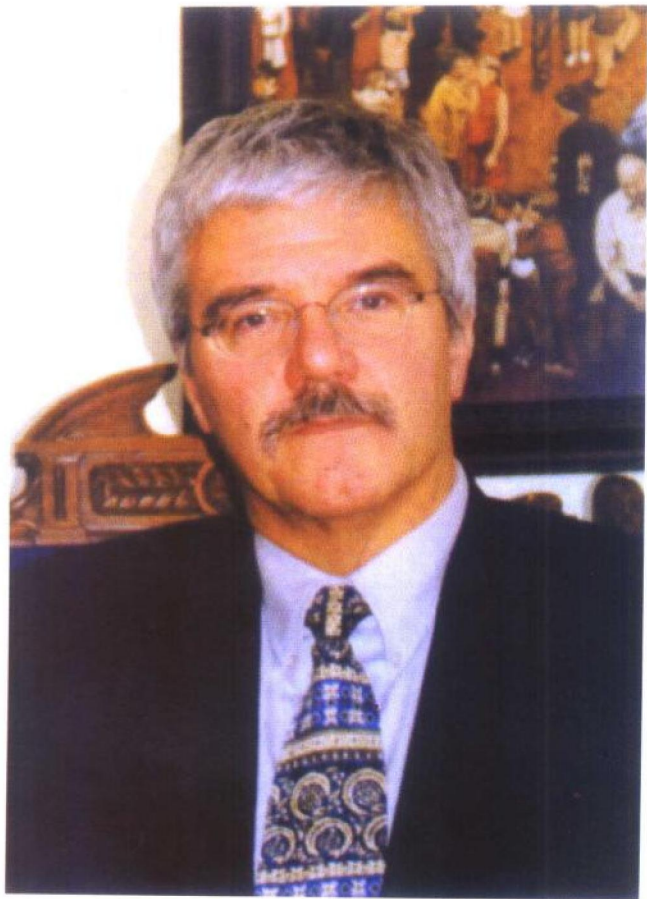
定 价 28.00 元

印 数 00 001 - 8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
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

马克斯·范梅南 (Max van Manen)，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育学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主任、国际质性方法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作为世界著名教育学专家、教育哲学家、课程论专家和人文科学研究方法论专家，范梅南教授是“现象学教育学”开创者之一，并担任世界第一本目前也是惟一的一本《现象学教育学》(pedagogy+phenomenology) 杂志的主编。同时他也是北美和欧洲六种教育和人文科学研究国际学术杂志的顾问或国际编委。

马克斯·范梅南教授的教育学论著和论文颇多，最有影响的是《教学机智》、《生活体验研究》、《儿童的秘密》等等。他的许多论著和研究成果被译成了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挪威语、日语、朝鲜语、荷兰语和汉语，在世界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斯·范梅南教授曾获得多项国际荣誉，主要有：美国教育研究学会（AERA）课程和教学终身成就奖；美国人类理解国际学院“人类理解杰出贡献奖”；加拿大移民杰出成就勋章；加拿大教育学研究杰出国际成就奖，等等。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钟启泉 张 华
编委会成员 钟启泉 高 文 张 华 李雁冰
崔允漦 孔企平 王红宇 郭洋生
李树英 欧用生(台湾)
罗厚辉(香港)

【美】派纳(William F. Pinar)
【美】多尔(William E. Doll, Jr.)
【英】劳顿(Denis Lawton)
【加】范梅南(Max van Manen)
【加】史密斯(David G. Smith)
【日】奥田真丈
【日】市川博

在东西方对话中寻求教育意义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主编寄语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这种“范式转换”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表现。课程研究领域开始超越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具有理性主义性格的“课程开发范式”，走向“课程理解范式”——把课程作为一种多元“文本”来理解的研究范式。教学研究领域则走出仅作为教育心理学之应用学科的狭隘视域，开始运用多学科的话语来解读教学的无尽意义。于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返魅”了：五彩缤纷的话语体系竞相追逐、璀璨夺目、魅力四射！

“返魅”后的西方课程与教学理论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特点，

那就是自觉地在东方文化中寻找课程与教学智慧，试图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会通与整合。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解释学的、后现代的、全球化的课程与教学理论皆有这种特点。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课程与教学理论应怎样确立自己的生长点？答案是确定无疑的：立足中国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现实问题，既扬弃中国古代课程与教学话语，又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的课程与教学话语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在这种“扬弃”与“对话”中建构具有民族文化风格的课程与教学理论。

基于此种认识，我们选取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世界课程与教学理论名著加以选译，以为东西方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对话提供一个“平台”。我们期盼着 21 世纪中国和世界课程与教学理论不断走向繁荣与辉煌！

钟启泉 张 华

1999 年 12 月 22 日

前 言

本书试图对用于人文科学研究和写作的解释现象学方法作一介绍和描述。受欧洲及北美某些学术思潮的影响，本书提供了教育学背景上的研究概念，以作为研究日常生活经验的起点。按照解释现象学方法的观点，解释现象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是无法与写作的具体实践相分离的，因此，符号学的方法便成了这种研究的方法之一，不过，从教育世界实践性质的要求上看，这种研究形式并不能形成完整的哲学或抽象的理论。

我是在荷兰学习教育学时接触人文科学、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在 60 年代，教师教育中主导性的研究方法在德国叫人文科学教育学，在荷兰则叫做现象学教育学 (Fenomenologische Pedagogiek)。德国人文科学教育学的传统方法是解释学的，而荷兰的“现象学教育学”则更富有描述性特点或现象学取向。本书反映了两种传统的内容和特点。然而，欧洲教育学研究的



特点之一就是根本不考虑方法问题。凡采取解释现象学方法研究教育的学者(Langeveld, Beets, Bollnow),经常对教育生活世界中家长与孩子、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作出审慎的描写,但他们对于诸如方法问题或怎样进行学术研究却并不过问。在60年代末,由于特定意识形态及社会压力的原因,德国的现象学教育运动及荷兰的现象学传统降温,这一方面是受了北美行为主义的影响,一方面与正在德国兴起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关。虽然形式已有所不同,但早期人文科学的风格在最近又有所恢复。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我与一些同事及朋友的讨论,他们是同思·贝克曼(Toh Beekman),巴思·莱维瑞(Bas Levering),安东尼纳特·奥伯格(Antoinette Oberg),赫默特·达奈(Helmut Danner),罗伯特·伯彻(Robert Burch),阿兰·布拉姆(Alan Blum),等等。尤其是与我一起工作的学生们激励了我,他们中的一些人已成了我的好朋友和同事,特别是大卫·斯密斯(David G. Smith),凡吉·伯格姆(Vangie Bergum),卡罗·奥森(Carol Olson),罗德·艾文斯(Rod Evans),斯蒂芬·伯德森,(Stefan Baldursson)金姆·克瑞臣克(Kim Krawchenko),迟祖克·麦达(Chizuko Maeda),米基奥·福吉塔(Mikio Fujita)及斯蒂芬·斯密斯(Stephen Smith),他们分别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帮助我使人文科学教育学的研究成为如此迷人的尝试。我还要感谢杰夫·梅伯恩(Geoff Milburn),正是由于他的信任与鼓励,才使得该书得以问世。

作者和出版商还要感谢费利斯·赛斯勒博士,他允许我们重印了《与孩子在一起:一位母亲的日记》中的一部分,这部分在本书(指英文版——译注)的第72-73页上。

再版前言

专门从事教育、护理、医药、法律、心理治疗、咨询和心理学等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意识到解释性研究模式的重要性，因为这种研究将人作为中心，并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对人类生活世界体验的研究而更好地理解人类。我们是怎样经历生活世界的呢？一方面生活世界已经存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塑造和创造着生活世界。换言之，世界被给予我们并被我们积极地改造着：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对生活世界我们所得到的可能是个体的或群体的自我理解和理智性实践。

虽然这次再版未作改动，但我想通过前言就读者所提出的问题作些评论。有些问题涉及到解释现象学的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没有提供程序性的系统，实际上，要使用这种方法，必须具备反思力、洞察力，对语言的敏感性及对经验的持续开放性。其他的问题则涉及到不同研究者的兴趣。

研究领域是富有周期性的。在写作本书的时候，定性研究中主导性的理论有人种学、传记学、内容分析学、女性历史学、性别研究、行为研究、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而后结构主义、现代文化的精神分析学、传媒研究、文化研究、解构主义和叙事研究在更广泛的定性研究领域中将受到欢迎。在世纪之交，有些研究已趋向衰退，有些已渗透到现在的方法论之中。

许多保持下来的理论，都可以在人文科学的传统中找到自己的根基，而反映性解释、经验敏感性理解、意义的文本性及人本主义的冲动性被证明是充满活力的。例如，解构主义阐明了文本与意义之间的折射关系；传记学重新证明了个体经验独特性和自我优先性的价值；叙事研究表明了故事在塑造个体及群体的历史方面是有能量的；女性研究及文化研究确证了意义情境性解释的重要性；后结构主义则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了意义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根源。因此，正是这种多样化的研究模式才使我们意识到了哪些是人文科学一直关心和共同关心的问题。

由后结构主义和性别研究等所带来的问题是难以计量的，有些问题提示我们应关注一些更深刻的主题，如理解的主观性，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他在的重要性，真心倾听弱者声音的义务及防止对道德上自以为是的无休止争议。经常出现的主题应关注经验的独特性，关注实在主义的各种假设，关注文化研究与性别研究的相宜性，关注语言与经验的关系。下面我将就这些问题作些简单的探讨。

关于独特性

本书所提供的方法是直接指向生活世界的，因此，要求我们尽量以无偏见的方式对待经验。我们应当消除一切未经检验的假设。但我们应面对怎样的经验呢？我怎么知道自己与别人以同样的方式经历一些事情呢？虽然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词汇描述经验，难道每一个经验不都是独特的吗？毫无疑问，我们无法保证我们主观性的经验感受会与其他人完全相同，比如，如果我经受了疼痛或焦虑，这种内部感受是如此的特殊和确定，其他人怎么能确切地理解和描述我的感受呢，“形容词”是无法捕捉到我是如何经历这种焦虑的，即便是我自己也无法全然描述清楚自己某时某地的经历。属于我内心生活的东西似乎是语言所无法企及的，即便最精心雕琢的诗歌也显得苍白无力。没有人可以感受到我的感受，不管别人如何努力，都不能完全见我所见及懂我所见，这意味着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不可能与别人相同。然而，在特定的文化和情境内，我们却用同样的词汇和语言去描述我们的经验。那么，语言描述的是什么呢？

一种回答是，语言并不足以描述经验，最好的词汇也无法表达我们隐秘世界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语言之所以如此乏力，是因为它本质上是社会的。正是通过语言的群体性我们才能够评价别人及我们的经验。因此，语言最终是无法触到我们内在经验的基本特征和隐秘品质的。然而，即使说和写的语言都无

法与我们生活经验的实际敏感性相一致，但通过对生活世界敏感的文本，我们仍可能并值得尝试着对生活进行前反思的仿效。就此而言，人文科学可以对经验独特性理论上的似是而非进行实践。

另一种回答是，语言创造和描述的是主体间的生活世界。通过对一种语言的学习，我们学会了生活于意义的群体领域之中，这意味着语言对我们的经验是有意义的。一个会几种语言的人往往明白，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事物却不能用另一种来表达，因此，我们可以识别出意义的不同可能性，并知道某种语言属于何种社会文化环境。此外，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由不同的经验领域组成的，这些经验相互连接，部分重叠，并相互渗透。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n)试图表明，生活的这些不同形式具有它们自身意义的限定范围，通过现象学语言，我们可以探讨这些经验的可能性，我们可以驶向生活世界并直达能够解释的限度范围。

第三个回答是，语言使我们知道我们在经历什么。通过语言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内在经验，正像我们通过经验发现了语言的归属一样。的确，特定的词汇或语句对个体具有个人的意义，其他人是无法全然掌握的。就此而言，解释现象学具有启发我们发现的能力：我们可以发现存在和形成的可能性。

第四个回答是，作为论证方式的解释现象学，试图将认知的与非认知的、超验的与直接的认识方式融为一体。当我们使用以上这些术语时，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理智地或按概念去理解事物，而且我们也可以以身体的、关系的、法定的和情境的

方式去经验事物，因此，解释现象学的方法试图“说明”我们行为中不尽明了部分的意义。我们是通过自己的身体、通过与别人的关系，以及通过与世界上各种事物的联系而认识事物的。

只有当我们使意义可识别时，现象学的研究与写作才算是成功的。

关于本质

事物具有本质吗？我们确实能够说清楚一个事物究竟具体是什么吗？比如，是否可以说人的本质、语言的本质、思维的本质、音乐的本质及一朵花的本质呢？可以说诗歌的本质吗？说事物具有本质是否太简单了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本质”和“实在说”已成了定性研究中的难堪之词，在后结构主义者中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为什么呢？本质的理念有什么错误吗？恐怕使用“本质”这一概念的危险基本上在于与此相联系的道德意义。

比如，当我们说诗歌的本质时，我们的意思是，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具有将自己与其他的文学形式（如小说、戏剧、散文等）相区别的品质或特性，换言之，没有了这些品质或特性，诗歌也就不会作为诗歌而被认识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可以问属于花的特性是什么，将什么除掉花就不成其为花了。

从一个方面看，坚持无本质论的人似乎采取的是一种极端



的观点。诗歌不同于短篇小说；花不同于树；疼痛不同于舒服；信任不同于不信任。这样看来，本质就几乎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这并不是否定有时候诗歌与散文之间的界限并不好划，或一首诗歌有时候无法与一篇散文区别开来。事物的本质正在于相同与不同的运动之间。维特根斯坦已经表明，这些意义的转化是我们生活形式与家庭意义相似的反映。正像伊哥坦所指出的：“当说某一事物具有某种本质特性时，并不意味着我们总能把握它何时结束及另一事物何时开始。一个并没有特定界限的领域仍然是一个领域。”

从另一个方面看，现象学家知道，本质的理念太复杂了，而胡塞尔的一些早期追随者趋向于将本质的研究简单化。本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固定的我们赖以认识事物的特质，它的意义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方面、特性和品质所构成的——有些是事物的附带方面，有些则更为重要。“本质”一词源于动词的“实在”，从定义上讲，它是一个较为深刻的存在主义理念。对于追寻问题的人而言，它回答的是“事物是什么”。“本质”追寻的是事物是什么以及缺少了什么事才不是该事物了。在本质关注问题的时候，能够意识到情境、主观性、语言等的存在。正是这一原因才使得人文科学成为十分诱人的工程：每一个解释都可以变成问题；每一次询问都可以是新的；每一个解释现象学的讨论都是永无止境的。

本质主义的反对者帮了我们很多忙，他们认为，本质是虚幻的，这提醒了我们对文化与自然的混淆及对人类和人文科学的具体化是危险的。本质主义的反对者批评了一些哲学和文化